



山高路远

天津人民出版社



山高路远

(短篇小说集)

中国人民解放军
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山高路远

中国人民解放军 宣传部編
工程兵政治部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72年4月第1版

1972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072·373 每册 0.40 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目 录

山高路远·····	陈淀国(1)
土肥苗壮·····	施 湘(21)
马达轰鸣·····	丹 兵(38)
接 班·····	杨兴旺(48)
柿子红了·····	王耀成(67)
青 松 岭·····	侯真喜(81)
铜墙铁壁·····	邵长波 王 忠(100)
排 头 兵·····	龚 斌(113)
新的起点·····	张风鸣(125)
攀 高 峰·····	杨德田(140)
飞雪扬鞭·····	于洪奎(155)
行军路上·····	张金阶(163)
火 红 心·····	晨 村(176)

我的连长·····	巩 真(191)
并肩前进·····	钟 波(206)
到职第一夜·····	朱秉龙(221)
后 记·····	(231)

山高路远

陈 淀 国

—

六月的青海高原，骆驼草绿了，马兰花开了，大地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里筑路的工程兵十连的战士们，吃过午饭，三五成群围坐在草甸子上，有的编筐、擦锹，有的看书、唱歌，也有的在热烈地谈论着五峰山公路的最后那块硬骨头——拴马滩的任务，到底会被哪个班争去。这时，二班战士钱锋从帐棚里钻出来，东瞅西看，急急忙忙地跑到理发员小江跟前，一把拉住，象是怕他溜掉似的，说：

“快走，小江，给我理理发！”

“现在？连里不是要在那儿开会吗？”小江望了望他的头，“再说，你上周才理的发，干嘛今天又要理？”

“开会分配任务，又没啥保密的，我给你敬个礼，快走吧！”钱锋嘿嘿一笑，不容分说，拉起小江撒腿就朝连俱乐部帐棚跑去。

别看钱锋入伍还不到半年，却是全连有名的“小聪明”，大伙都说他是“立秋的石榴，满脑袋点子”。最

近，他们班长调到加修连当排长去了，副班长探家还没回来。下午连里分配任务，他想，二班是“先锋”加“功臣”，不去抢硬骨头啃，难道还能拣人家剩下的肥肉吃！但对代理班长周大亮能不能把拴马滩争到手，不大放心，怎么办？他灵机一动，想起理发来。

连俱乐部的大帐棚里，一头放着一个自制的乒乓球台，中间堆着不少空炸药箱，上面贴着地图、宣传画，算是半截板墙。“墙外”靠近门口处，挂着青塔公社赠送的大镜子，现在却成了大家理发的场所。

钱锋坐在凳子上，从对面镜子里，看到周大亮低着头，随连长走进来，心中挺高兴，觉得“预防针”总算没白打，一开始就把连长盯上了。可是，不大工夫，他又愣住了：连长照例坐到球台中间，周大亮却躲到角落里，坐在矮矮的草墩子上了。

半年来，他和周大亮吃饭碗靠碗，睡觉头挨头，整天“泡”在一起，有了不少了解，他打心眼里佩服这个工人出身的老战士。解放前，他祖父、父亲都在码头上当工人，旧社会那种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在他幼小心灵中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几年前，当美帝国主义扩大侵越战争时，他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怒火，怀着支援世界革命和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雄心壮志，穿上了军装，离开了海港，来到了施工部队。“从雪山到戈壁，抱风钻灌水泥”，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完成一项项战备任务中，他多次受奖、立功，并成长为无产阶级先进分

子。同时，也练就了一身虎劲，成了全团著名的“推土机”。无论干什么事情，他总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专找困难斗，一步一个脚印。拿打坑道那阵子说吧，最脏最累的活就是抱风钻打顶眼儿，白花花的泥浆一个劲往外冒，顺着胳膊一直淌到脚后跟，弄得全身湿漉漉的。下工后冷风一吹，冻得硬邦邦，象是裹了层铁皮。这活就算叫他包下了，谁也争不去，谁也换不下。他的理由是：“毛主席指示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咱不豁出命来干还行！”但也有使钱锋不大满意的地方，觉得他那脑子是属于子弹头的，只知朝前钻，缺乏“灵活性”。象今天这个会，人家一屁股坐到连长眼皮底下，占了个“有利地形”，连连长喘口粗气，皱皱眉梢都看得清清楚楚。周大亮呢，尽管来得最早，却蹲到那不显山不露水儿的“大后方”去了。

开会了。连长把图铺开，右手拿着红铅笔，指点着说：“在毛主席‘五·二〇’庄严声明的鼓舞下，团党委提出，要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加速工程进展，提前修完五峰山战备公路，向建党五十周年献礼。我们连把最后这段争来了。大家都知道，这是整个配套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特别是沼泽地拴马滩，时间紧、工程量大，又赶上雨季，困难就更多。”

连长话音刚落，大伙就象炒豆子似地讲开了，争先恐后，都盯住了拴马滩。只有周大亮一言未发。钱锋又

急又恼：平时你象老黄牛不哼不响，那是性格问题，谁也怪不得，可在这火燎眉毛的节骨眼上，在这艰巨、光荣的战备施工任务面前，需要爆炸时你不发火，难道不是原则问题、态度问题！

周大亮可不象钱锋那温度计似的性子，冷点热点，一目了然。他的性格有点象暖水瓶，看外表不冷不热，可是肚里早就咕嘟咕嘟翻腾开了：二班是解放战争时的“开路先锋班”，二十多年来，一向是“明知山有虎，偏要虎山行”，啃硬骨头长大的。如今，班长、副班长都不在，连里把这副担子交给了自己，这是组织的信任，它就是千斤重、万斤重，也得挑起来。但是，在战术上必须重视它！烂泥滩里筑路是新兵打靶头一回，时间又这么紧，满打满算二十天，特别是赶上这高原“淋破头”的雨季……周大亮一面翻弄着手里的小本子，一面绞尽脑汁思索着。不管别人多急，他却象闹钟似的，不到时候是不会“打点”的。

这时，钱锋见连长手里铅笔一晃，以为“大事不好”，也顾不得推了一半的头，转过身几个箭步从“门外”跑过去，说：“连长同志，慢着，这拴马滩应该给二班，我们有千分之千的把握，保证提前啃下这块硬骨头！”

“噫，气魄不小啊。说说你的‘保证’吧！”

“保证？解放战争时的‘开路先锋班’，文化大革命中的二等功臣班，战时打坦克、炸碉堡，平时凿坑道、架大桥……哪次不是提前完成任务！连长同志，难道还

信不过吗？”

“就凭这些，还有没有别的？”

“别的，还要什么别的？”钱锋经连长一问，忽然想起了理发时放在那里的“决心书”，急忙跑去取来，递给了连长。

“噉，除了这些呢？”

钱锋有些茫然了，睁大两眼，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大伙看着他那半拉黑半拉白的脑袋直笑。

“有！”象是晴天响了声闷雷，立刻将笑声压住，大伙的目光一下子移到后边角落里。只见周大亮，如同铁塔似地站在那里，两只象小腿粗的胳膊，叉在腰间，一块块突起的疙瘩肉，用铁棒简直能敲出响来；黑红的大脸上，流露出十足的信心，不紧不慢地说道：“‘先锋’、‘功臣’那是过去的黄历，不能挂在嘴巴上当今天的资本。我们有决心拿下拴马滩，不是靠它，而是靠这个。”他把手里的毛主席“五·二〇”声明高高举起，瞅瞅大家，接着说，“毛主席教导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这就是咱们力量的源泉，这就是咱们进行战备施工的指路明灯！眼下修的这五峰山公路，就是在作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昨天，俺专门到拴马滩跑了一趟，请教了贫下中农，脱光脚下去试巴了试巴，并攀上了拴马崖，尝了尝‘梨子’的滋味，心里才有了谱……”接着，他一五一十地详细介绍了拴马滩、拴马崖的情况和自己的打算，就连挖掉

的污泥运到公社哪块地里当肥料都想到了。

其实，连长对周大亮的行动早有所了解，和周大亮弹的是一根弦。他把手里的铅笔晃了晃，说：“要完成拴马滩这段战备公路任务，困难确实不少，但正象周大亮同志讲的，只要按毛主席指示去做，就没有闯不过去的火焰山。要是平常，这拴马滩给谁完成都行，可这次只有给二班才更合适，因为他们不但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还作了实地调查。大家说呢？”连长环视一周，见同志们都满意地点着头，他就大笔一挥，在“拴马滩”旁边标出了个鲜红的“2”字。

散会了，钱锋兴奋地攥住周大亮的手说：“想不到你这闷葫芦里，还真有不少闪光的东西咧！”

二

沼泽地拴马滩，上靠孤松岭，下临红柳河，滩里全是没大腿深的烂泥，中间还有座陡峭险峻的石崖，从岭边直伸过来，刚好挡住去路。相传唐僧取经时，曾在这里拴过马，因而得名。公路从这里经过，首先要挖掉烂泥浆，炸平拴马崖，再修起涵洞，填上新土夯实。这些天来，二班同志在周大亮的带领下，干得满不错，比预期进度提前了一天多，烂泥眼看就要挖完了，可是，偏偏在这个火候上，下起雨来。

周大亮心里早就拿定了主意：这是为配套工程服务的战备公路，别说下雨，就是顶着“悠儿悠儿”叫的枪

子儿，也照样要在“七一”前攻下拴马滩，只能提前，不能推后，打起来是这样，施起工来也得是这样。他深信二班这些硬汉子，能做到这一点。

天象漏了似的，淅淅沥沥的雨，没完没了地下着。一个个生龙活虎般的小伙子，不怕苦，不怕累，决心拿下这个顽固堡垒。他们站在烂泥里，用锹挖，挖不下去，蜘蛛网似的草根连得很紧，干脆就用“五齿耙子”一块块往外抠。胳膊刺破了，指甲磨坏了，仍然说说笑笑越干越欢。这种场合，更是周大亮大显身手的时候。他赤着双脚，穿着背心、裤衩，挑着两个自己编的特号大筐，里面装满泥巴，晃晃悠悠，一步一陷，脚底板如同涂了胶似的，一趟就得扭一二十分钟“秧歌”，真是“推土机”掉进深沟里，浑身的劲没处使，急得他直搔后脑勺。当他手指一挨近头盖骨上那块解放前资本家给他留下的酒盅大的伤疤，立刻在心里燃起一团怒火。过去，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码头工人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扛的、运的全是地主、资本家搜刮穷人的血汗。今天，是在为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而施工，是在为解放全人类而战斗，是在革命！在周大亮的精神世界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解放全人类”这十几个大字，是最神圣、最崇高不过的了。他在要求超期服役的申请书上，曾不只一次写过：“在这里整天价钻山沟、睡帐篷，除了石头块子，就是土坷垃，生活确实是挺苦的。但咱这是为了保卫祖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呀！越苦就越光荣，越苦心里头就越

香甜啊！”不了解情况的人，常常会觉得周大亮的生活太单调、太乏味。他不打球、不下棋、不吸烟、不喝酒，一天到晚不声不响，放下锹镐拿起书本，放下书本拿起锹镐……其实，他的生活是很充实、很丰富的。他有两个最大“嗜好”，那就是为革命而刻苦读书、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著作，为革命而发奋劳动、建设国防。正因为这样，干起活来他有使不完的力气，从来不知累。一天不抡镐把就有瘾，两天不挑土筐肩膀头就发痒。他把多看一页书、多流一滴汗，都紧紧地和革命事业连在一起。尤其是眼下工效上不去，就更是如此。他挑着一对二缸似的大筐，还觉得不够劲儿，又悄悄跑到工棚里，提了两个小土篮放上，用他的话说是挂了个“拖车”。

在这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钱锋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空气定量”的环境，脑袋昏昏沉沉，走几步急路就呼哧呼哧拉“风匣”。但他好胜心强，暗自在想：战备施工，先锋班的战士就该有周大亮那种劈山山倒，开路路通的气魄和劲头。他能做到，我钱锋也不缺胳膊少腿，为啥不能！在这场大战拴马滩的战斗中，他毫不示弱，虽然挑的筐子小点，但却紧紧盯住了周大亮，你一趟，我也一趟，肩膀压肿了，脚板起泡了，也不肯休息。这天，他俩正并排走着，不小心一起被草根绊倒，摔得满身泥水。周大亮爬起来说了句，“好啊，又加了一身油”！钱锋抖落抖落，嘟囔着，“都快成了泥菩萨了”。

说着，两人嘿嘿地笑起来。

直到后晌四点钟光景，烂泥才算挖完了，可是周大亮一点都没感到轻松。他算计了一下，这些活在平时有两个钟头足够了，可是今天，泥一把汗一把的，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整整干了大半天，所以，他觉得下边的文章越来越不好作了。拴马崖还没有炸平，水泥管还没有运来，……这场倒霉的雨呀，无形中将他们赢得的时间浇“跑”了好几天，怎能不使他着急哪！

拴马崖象座铁塔似的立在那里，周大亮放下土筐，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又一遍，把大家招呼过来，商量如何削平这个绊脚石。正在七言八语议论得起劲时，钱锋算完工程量，耷拉着脑袋走过来，一下子把大伙的注意力吸过去了。

“多少？”周大亮问。

“惨了，老牛拉破车，两天加在一起不到一天的定额，以前的‘结余’全搭上了。这样下去真要丢人哪！”钱锋慢吞吞地说。

近两天，大伙心里就象火上房一样着急，一听这扫兴的消息，便议论开了：

“老天爷会找时辰，看班长、副班长不在，想到咱二班头上垒窝呀，没那么容易！”

“怕狼怕虎就不在山上住了，咱就是八天八宿不睡觉，也和它拚到底！”

“光硬拚也不是上策，再这样下去真有砸锅的危

险！”

.....

周大亮虽然也感到压得有点喘不过气儿来，但他心里清楚：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是要吹冲锋号，带着大家闯过难关。因此，他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沉着冷静，听大家把话说完之后，才提出下一步该如何以蚂蚁啃骨头的革命精神，从拴马崖东侧突破，层层剥皮，步步深入，炸平石崖。

钱锋算完工程量本来就有点火气，一听周大亮又提出要从没有立脚之地的崖东动手，更是火上浇油，觉得他那条道跑到黑的脑子就是死板，气呼呼地说了句：

“事情明明摆在眼前，崖西坡缓好上，有天然山洞可以利用当作药室，放大炮既省时间又省力气，送到嘴边的肥肉不吃，你为啥偏拣骨头啃！”

“你说这些都是事实，可是你想过没有：崖西对面不远的地方，就是将要动工的红柳大桥的木材厂、碎石厂、变电所的场地，我们一炸倒挺痛快，石头落到那里，几天后五班来了可咋办？再说，眼下炸药紧张，连里一再号召节省，用那山洞当药室，一炮就得几百斤。干革命要顾全大局，可不能光想着自己吃鱼，不顾人家捞虾呀！”

“我的大亮同志，干啥也得分个初一十五啊！在这火燎眉毛的关键时刻，为了按时攻下拴马滩，完成战备任务，咱就是借谷子还米也得干哪，还管那么

多！”

“还管那么多！”周大亮重复着这句话，心里立刻翻腾起来，他冷静地想了想，叫大家把工具清理、洗刷一下，就收工回去了。他自己却没有动，眼瞅着拴马崖，脑子里象红柳河水一样，荡起了无数浪花：当前主要问题，不是身劲不够，而是‘心劲’不足啊！光想自己的二班，光看到眼前的拴马滩，那还成！只有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上加油添火才行啊！钱锋是个好苗子，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有理想、有抱负，愿意在艰苦环境里摔打。入伍后，听说分配到高原施工部队，特别是又来到了“开路先锋班”，高兴得写起诗来：“院子里练不出千里马，花盆里长不出万年松，开船就开顶风船，阔步向前永不停！”但他思想上也有些不健康的東西，就象一棵挺直的小树，还有枝枝杈杈一样。做为共产党员，做为工人家庭出身的老战士，既要保质保量地完成党交给的修筑战备公路任务，同时更要担起这“修枝打杈”，培养革命新生力量的责任哪！

一串豆粒般的雨点打在周大亮的脸上，他感到格外清凉、爽快。

三

周大亮到部队几年来，一直过着食无定灶，寝无定榻的“游击生活”，随工程进展，有时在白雪皑皑的高